

沈氏三先生文集

五

沈氏三先生文集

沈氏生文集卷第三十三

長樂集卷第二十三

岸老堂記

江州攬秀亭記

東京安禪記

勅賜崇聖智元殿記

池州新作鼓角亭記

岸老堂記

岸老既歸於夢溪之上築堂而命之曰老老不在堂而老者之髮茁其以白其心若頽雲之淡太虛也蟬鵲其形支木杭草之與居也臂交於上不私其祿而

休予以茆丘之萑蔭也。澗浹虛納物來不辭而濯予
以靈溪之浩浸也。非步非騫胡胡然循堦而鳴者塏
予以澗崖之冷風也。仰之在顏頤則在几圭擁而繪
張者望予以四旅之群峰也。岸老之所樂聚之接之
其來而不窮者堂之為老用也。十履之而以跬計者
吾堂之袤也。十抗之以為席者吾隱以肘也。野不加
抑而下視不加明而遠者封高以為之構也。向之者
不瞻背之者不顧作焉者不變策而過者趣與人謬
也。苟足於是而無所羨故吾謂之乘參昴而躡飛景

則彼且以為揚糝為虻味也吾謂之坐泰山以浮勃
瀾則彼且以為一蓬之梗與鷓鴣之穀也微陽始升
至於歛陳而畢歲物隨之盛衰變化無一息之停一
以為梟一以為雉是非相梓於前是老也岸然坐而
視之雖通都甲觀望之如蒸霞霧履之若乘雲氣小
隙容鼓車半估當一國以被之富視十畦之隘若營
丘之與一鎬然且不顧易之非以美與為不足慕也
棲驚以桶決呂梁以漑卮何所資於有餘方其晦暘
風雨雪霜霧露相與遇於無所祈無所厭之時蟲魚

草木相與遇於緣延蒨萐不机不藝之地飛者相與
遇於翔佯勾輶之和走者相與遇於決擲角脚之樂
客相與遇於相逐而相忘相安而不相器之適五者
不待否而至與之為澶漫與之為無間雖有其餘無
所受之雞不才於飛而羽生於蹏累然之贅無補於
齟齬方且睢盱鍾鼓之侈而忘眩視之悲何哉

江州攬秀亭記

江州據吳鄣之麓垂踵江澨虹騫螭絡貫城皆山而
庶民列館會市於其下臺觀廛廬高下隱見於茂蔭

篁竹之間西有荷芰之池南屬差廬連嶂紺天挾以
湓浦甘棠之水北漸九江之醵流隱然幕植於百里
之外者淮南群舒之諸山四時之景變化吐吸顚無
常物非語言繪素之所能一官司士大夫都人之宗
大率皆因山故崇臺危榭可以臨高而遠眺者薨陞
相望然所得多主一景江湖山水闌闌之趣不能兼
有也郡城廣寧監之西垣有故樓之湮為棄數雉東
瞰井邑其臺觀廬廬隱見於茂蔭篁竹之間者藹布
其下荷芰之池差廬甘棠湓浦大江江北之群山悉

羅於左右前後前此為群者嘗築觀其上其法庠陋
不足以三絕賞美觀之所會至此乃徹而新之上為
重堦廣堂以御賓燕其前可以席工步珎珎之節環
堂為畫踈綺揀可以來沓遞之景而盡嘯歌俯仰之
適李白嘗有詩以謂九江秀色可攬結吾將此地巢
雲松使九江之秀可攬而無所遺者非此無以當之
今太守莆田蔡履中之規畫而監廣寧監南昌孟處
善元徒以成之凡覽觀之勝雖素具至此而后畢為
吾耳目之所有其雄特則廬山之峻峙奧奇閔靈之

所御燭為象曜散為瑤觴蒸為虹霓激為霰雨矛拒
戟礪者連峰累百水搖霧集則寒暑為之失行大江
之闡衍翕為二三數為八九震風之所鼓則巨浪山
屹飛鳥跼墮澄瑩不揚則日星璿錯連檣萬艘鳥驚
而爭先其曠廉則南山千丈瀑布西江萬頃明月足
以稱豪而四時之葩華綦組糅駁塢別為曹連山茂
木隱見於雲煙之間乍晦條明終坐而屢變者不可
以形殫此大略若夫時和歲登人物阜樂徒歌而腹
嬉飽食而朋遊於是太守率其僚士為賓射豆觴休

勞百職與都人士女嘯咏興俯追古人所以與民共
樂者千里秀色入於樽俎山飛水游蓮婦櫂二嘯歌
之聲雜起於珮環箏瑟之間當是之時清淳之氣和
平之樂浹於人心其高舉遠蹈則有沼白蓮櫓英菊
巾車丹服以遊平方檢之外其悲傷感緊則有慨高
婦之胡琴壯大江之黃雲寫意撫節流於咏嘆其遺
風餘跡尚有以攄滌滯滄以爲後世之美者此又非
得以言論者也履中治江而百職舉民旣安其政又
求有以共樂之而處善能推其志以就奇曠之賞凡

此皆將傳之不朽而某適客過潯陽以記見屬古之人欲盡其所言者必有詩以繫之詩生於言之不足事有不能以言宣而見於聲辭窮耿曲折之際者蓋有待於詩也予不及落是亭之成既序其大致而復亂之以詩異日使君登是亭覽群物之會談咤交錯觥籌雜進促坐屢舞主人將誇客以江園之富則僕之詩尚能為公一介之助也其詩曰標子衣兮清風攬秀色兮堂中情何為兮飄飄來無端兮去無蹤從化人兮瀛州乘揚森兮下視識故里兮回覽慘孤眴

兮紅溢浩四顧兮悲歌傷千里兮客目杳江吳兮何
處望雲鴻兮斷續水渺渺兮霜天江魚跳波兮漸經
綠遵長陸兮浩觀澹靈川之澄停沆華清兮芙蓉繁
秀渚兮煙橫憇羅襪兮蘭州遡浩波兮揚衡耿何為
兮波神琅琕舷兮嬋娟鼓輕袂兮杭柁登湓陽之王
鱸倚風樵兮佇立遲天邊之歸艍送孤鴻兮目修滿
中浦兮夕陽誰與佩兮予懷櫨汀洲之秋芳二南有
山兮鬱蒼蒼漸滙澤兮屹中江負南溟兮半墨函七
澤兮當暑而蒼涼青雲卷兮修聞森珪璧兮遲中泉

曳崖而響落雪皚皚兮霾空朝惟葱蘢兮暮窓紫綠
酒如空兮山色裏吳杭翳壠兮楚桑旂旂行人笑歌
兮賓醉起三桂檝兮庖旒躍長艘兮江湄劃流羽兮
徑徃航素波兮楊綏投嶮遇兮爭先絕奔流兮坐入
噪焮風兮下瀨士虎顧兮比立橫怒浪兮側飛篷千
橈兮電進過江陽兮未昔失千里兮一瞬萬夫呼兮
髀躍波鴻洞兮山震觀者戟鬣兮鼓氣况匹夫之所
徇四有大人兮山之陂佩日月兮帶虹霓橫九垓兮
方車駕喬皇兮招搖以為旗降吾湫兮朝氛陟吾阻

兮夜輝爛煌煌兮靈光暎流景兮雲中顧瞻獨兮衡
郭聊弭駕乎神峰敞修除兮延望靈之來兮藹空五
雲蓊蓊兮銜山列華觀兮山間敞陽扉兮東椒連繡
曲兮南樊旣縈帶兮蕙塢亦逶遲兮賴淵煙闇慘兮
籠水淡倚閣兮半褰客燕兮將歸臨風兮浩歌白鳥
乳兮霜汀晚日天下際兮蘋未微波望西江兮浩渺
遠山如眉兮江木小失晝景於顧眄起千門之夜燎
迷列星兮下上混波間與林秋

東京永安禪院

勅賜崇聖智元殿記

道不可相古人以謂強名之物之所由而非所止者
道也止則非道以此名乎所不能名者故道為易車
名為寓馬佛者名其身且三以體言則曰法身以智
言則曰報身以用言則曰化身易車之行寓馬之步
體也照起則智現事接則用生此名之分也慶曆中
佛之徒宗澤刻像佛於成都之西永安禪院闢廣殿
以居之為敷蓮千房以安大像復為蓮英千色出於
房間房別一佛赭千色皆佛也而攝於一像是所謂
盧舍那者始名其殿曰千佛千佛者報身之所生而

所謂化身者也。今夫所謂盧舍那者，千佛之所自生，而以智名者，智所以作聖，而聖者化之積也。於是改賜其名曰崇聖智元之殿，而上親御飛白字以嚴其榜。佛之名體密妙難跡，非上聖超悟境昭等，蝸孰能控搏。無形寫之毫素，一言所標而顯三身差別之慧辨。十萬調御之雄照者哉。觀夫妙相凝湛，神筆飛煥，日月之光鬱蟠於檼樞之間，神耀相宣，群飾嚴翼至者赫然。若有臨其上有，詔其左右一望，璫章而盧舍那之身具環視衆色，而千百億之身圓非由內出不

自外鑠不墮諸見而見以此期乎歷堦趨隅以瞻夫
表揭者是不可以無誌也微臣瞻仰

聖製以偈贊曰 具足無畏天人師大毗盧海不思

議妙湛圓澄離諸量一念不動遍十方芥陀一葉一

釋迦衆生差別之所現無作光明等法界是明諸佛

大報身因陀羅相不可觀要假名言顯實際我此見

佛清淨眼因智元故發妙明非內非外及中間文字

相空獲自性前聖後聖嚴此殿是故此殿寂吉祥是

像非像真非真一薩婆若等無二不墮諸見見真像